



蕭伯納傳

林履信著

希莊叢
書第一冊



希 莊 小 叢 書 第 一 冊

蕭 伯 納 略 傳

——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——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再版

——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——

著 作 者 林 履 信

發 行 者 林 仰 瑞

發 行 所 廈 門 廣 福 公 司 出 版 部

印 刷 者 鼓 浪 嶼 育 源 印 刷 鑄 字 公 司

——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——

代 售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

引言

魯迅說他喜歡蕭伯納的理由，至爲單純。他說：僅僅是在甚麼地方，見過一點警句；從甚麼地方，從甚麼人，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社會的假面——這就是喜歡了他了。實在，世界上多數的人們，無論是直接的親近了蕭的人，或是間接的和蕭發生了關係的人，凡是一旦曉過了他的長臉，或是聽過了他的幽默，或是看過了他的戲劇，是沒有一個人不曾受他迷醉的，至少也會被他吸引去的——這就是民衆化國際化的蕭的特有現象；所以，世界上喜歡他的人，比了不喜歡他的人更多。

我對這位會吸引人的老蕭，老實說來，自有生以來，到了今春，和他却未曾發生過絲毫的關係。自客冬發表了我的「希莊學術論叢」

第一輯了後，本年預定在繼續發刊該論叢的第二輯以前，得利用多少空閒，來研究些些關於「哥德」的趣事。不料，開正大吉，這位老蕭漫遊世界而且行將光臨到中國的好消息，雪花片似的，由海外頻繁飛來，把我的食指動了不少；當他到了香港時，我對於「哥德」所抱懷的關心和興趣，一時也被蕭吸引到了他的身上去。於是，我便開始搜集材料，前後費了數個月的時光，竟然也寫就了一部關於蕭的稿子。這篇擬題名爲——「蕭伯納的研究」——在近，公諸同好之士，所以本書不過爲該篇出版以前的一個「開路先鋒」而已。

這位世界的人物——老蕭，今春不遠千里而專誠地來訪遊東亞的神祕之邦——中國，這於我們是何等的榮幸！所以當他抵滬時，凡是平時對他沒有不好意思的人們，大家都以爲這是千載一遇的絕好機會，沒有一個不表示十分的歡迎；連平時最不喜歡迎人的林語堂，也被老

蕭吸引去，前往黃浦江干，空跑了一回（因蕭和宋慶齡由別處秘密上岸）。又魯迅於其「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」裏頭也把他會了蕭的經過，老實地這樣寫出來：「我對於蕭甚麼都沒有問；蕭對於我，也甚麼都沒有問」，可見魯迅也是受了「看得見，摸不着」的灰鼻的一人。很僥倖的！當時的我，雖然對蕭抱有很大的關心，可是我自始心中卻沒有發生一點想愛和他見面的奢望；不然，我一定會吃飽過和魯迅林語堂兩位一樣的虧了！當時，一方面，我却又這樣想着——既然不能單獨和蕭作長談，如單以「好奇心」去看他，這又未免對他太不好意思；後來，蕭在上海筆會演說時，對去觀他的人們，竟然也說了一場的諷刺話——「我在此，正爲動物院中的一個陳列品」

幸得我親身沒聽見他的這種俏皮話，所以一直到現在，我對他的印象，還是不壞，我至今仍是抱着「敬遠主義」以對待他。至於我喜

敬他的理由，便是下列的三點：

第一——是庸的思想，可以驅除我們的偏狹的利己的心理，而鼓舞着我們向社會國家効力的公共精神。

第二——是排除虛偽空想，而提示真摯的人間性，和現實的社會組織。

第三——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努力於吸收新智識的態度，可以鼓勵我們繼續的工作精神。

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林履信希莊氏識于鼓浪嶼菽莊

蕭伯納略傳

目次

蕭伯納是那種的人——生地和父母——家庭的影響——學生時代的蕭伯納——十五歲就商——初次文字的發表——離開愛爾蘭到英倫——創作小說——他的五部小說的價值——倫敦生活——走入社會主義的路——泛平社與蕭伯納——批評記者時代的蕭伯納——戲劇創作的開始——處女作的新劇「鰥夫之家」——「人與超人」和其他的劇本——關於社會主義的重要著作——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作劇家——一九二五年榮受「諾貝爾」文學賞——最近的蕭伯納——對於中國問題的意見。

蕭伯納
是那種
的人？

有一次，一個朋友對蕭伯納說道：

「美國人對你的名譽很好」。

蕭答道：

「我是哲學家，小說家，社會學家，批評家，政治家，戲劇家和宗教家；因此，我應當有七種的名譽」。

蕭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，為近代所產生偉大的人物之一，這是世人一般所公認的。但是在他七種的名譽之中，戲劇家應當佔着首位，因為他確實是在二十世紀的英國文藝界，以戲劇家而佔着優越的地位的人；許多人並且也公認他為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以後的最偉大的戲劇家。

蕭不但是莎士比亞以後，英國戲劇界的第一個人，同時也曾被稱做易卜生 Ibsen 以後，世界戲劇界的第一人。且有時被推為尼采 Nietzsche 死了，托爾斯太 Tolstoy 也沒了以後歐西思想界的指導者。從另一方面看來，他還可以得到常識主義者，幽默家，諷刺家，宣傳家等等稱號。因為他是這種多

蕭伯納略傳

方面的人，當然他的一生斷斷不是平板單調的：實爲波瀾曲折，充滿了荊棘的一齣。

他的名，原文爲 George Bernard Shaw 本應譯做「喬治·伯納·蕭」；在我國普通稱他爲「蕭伯納」；英文的簡稱爲 G. B. S.，本篇則從略稱他爲「蕭」。

生地 和父 母

蕭是愛爾蘭的人，於西紀一八五六年，生於首都杜伯林 Dublin 的森格街 Synges street 第三號一所七間房的屋裏。

他是生於「布爾喬亞」(Bourgeois) 階級的大家族裏，他有兩個的姊妹，也有叔父和姑母。他的父是一個紳士氣極大的，總是沒有甚麼高深教養的人，信仰新教，曾做了小小的官吏；退職後，即經營穀物的販賣，就是一種批發商人。但是本然既無才腕，且又無商業上的能幹，自然對於事業的經營是常不能入以償出的，所以一生清貧度日，毫無所進展。雖性溫和而曠達，總是有了酒癖，尤其是，「布爾喬亞」的脾氣頗重，對了一班零售的

商人，每有輕視他們的傾向。

他的母親雖是比父親年輕二十歲，但是一位有教養的婦人；不意識地而且自然地有了時代先進的才能，又有着社會的美德，與勇敢的堅決的精神。尤其是，對於音樂繪畫等，極有天才，且有素養。在家況尚稱寬裕的時日，她常常到音樂會裏去；在家境中落以後，她很勇敢地跑到倫敦，藉教授音樂以養家。

家庭的影響

「兒童是家庭的明鏡」，這是說無論那一個兒童，他的行動思想，受着家庭的影響是最大的。生長於上述情形的家庭的蕭，他的性格思想，受着他的家庭的感化的地方，自然也是很大很深的。

蕭雖然生於「布爾喬亞」階級的家庭，但是他的父親的時代，恰巧處於資本主義漸次崩墮的時期，當時所有「布爾喬亞」的階級的人們，對於維持原有階級的權威，都是感到極大的困難，他的父親也是屬於這種類的一個人。因為每年所有的收入，對於所要求的社會的地位，既不勝任；而且其他「布爾

喬亞」階級中的種種惡劣事情，又十足使他生起憎惡的心理。於是，他對於社會的勢利和社會的名譽那種的東西，均表示憎恨；尤其是當他的父親不想到本身不過是一個批發的商人，而禁止他和一般的零售商人的孩子，在街頭嬉遊的時候，他是最感覺沒有道理的。

單對了這一事，他對他的父親，已發生不少的反抗心了。關於他的父母的事情，他曾將他的回憶，寫給一個朋友：

「一天夜晚，當我祇像他的鞋那樣高的時候，他帶着我去散步。在散步中，我懷着了一個可怕的難以相信的疑念；當我回到家裏，我就偷偷地向母親說道：

「媽媽，我想爸爸是醉了。」

「他又有什麼時候不醉？」

這是母親對我的回答。自此以後，我從不曾相信過什麼；於是，嘲弄者的經歷就開始了。」

他的「嘲笑」「諷諷」「幽默」Humour 的性情，可以說由他的父親方面得來了不少。

蕭的性格和思想，受他的母親所影響的，更為偉大。因為他的母親自从小就極端地反叛了她的叔母的嚴厲的訓導，可說是一位不喜歡管理家務的「摩登」婦人。由這兩點，蕭學習了「反抗」「自由」等的性情。但是他的母親對他感化最大的地方，不消說是在音樂的薰陶：是精神的密切的和諧。他的母親的音樂，怎樣高妙，看看下面他的一段實話，便知道了。他有力地說道：

「你祇須去聽一聽我母親唱孟德爾森 Mendelssohn 的「聽我所禱」，甚或祇聽她的聲音的一個音節，你就可以明白無一點誹謗可以沾到她的身上，無論這種誹謗是怎樣用力把牠投來的」。

他又說，他的母親到了七十歲，有時高興，還要引吭高唱，喉音不減當年。受了母親的音樂的教養，他不滿十五歲，便精通音樂，所有德國著名音樂家的名曲，那時他已能一一唱出來了；即使唱不出來的時候，他至少也能夠

將音調，用嘴口吹下出來。因為他自少就有着這種音樂的修養，遂使他的思想晰明，使他的文筆簡潔。這點對他一生的造就，是關係最大的。

學生時代的蕭伯納

蕭在家庭所受的影響，那樣的偉大；但是在學校裏，他所受利益的地方，則反是很稀微的。他於一八六七年，當他十一歲時，進入小學。那時候在小學裏，除了拉丁文希臘文和神學以外，無論什麼，實是不能算做學問的；所以學校是他的兒童時代最討厭的經驗之一。他自己說過，在兒童時代，他的到學校上課，實完全為着他的父母經已交了學費給學校的緣故。又他也自己知道他的父母堅欲送他到學校的，是在好使他不至於天天在家裏煩擾他們的。以這樣的精神，他繼續進過四個學校，十四歲時也就勉強畢業了。他後來曾忠實地告白：「我在學校的時代，沒有學着什麼」。事實上，學校成績分單，也就證明他這句話是不錯的，因為他在學校裏的成績，是排在全班的尾末的。他在校中，最能發揮他的天才的功課，祇有一門：就是英文作文。對着這一門，他的成績，總是第一。但是

這門因不是屬於「古典」的學科，當然是無獎可得。

他雖然最不喜歡學校的教育，但是他的好學，自少就是非凡的。泰勒爾夫人 Mrs. Tyrrell 曾說：「他的愛讀書，真是出乎其類的」。在兒童時代，他的主要的事件：就是他在聖徒歷程 "Pilgrims' Progress" 和天方夜譚 "Arabian Nights" 書中，發見了偉大的文學。他在學校時，他雖不愛讀學校的課本，總是他能讀課本外的文學的名著，也能記誦歌劇，對於偉大的藝術家，他且能以整個的靈魂去傾聽着。

在幼年時代，對蕭的修養上，有特別關係的地方，不是在學校裏，而是在校外的。像杜伯林海灣的風景和杜伯林的國家美術館的繪畫等等，於他幼年時代的修養上，均是與以重大的影響的。有一次，在暑假的時候，他的父母曾帶了他到離開他的學校的一個地方，叫做達爾基 Dalkey 去消夏。這裏的風景非常明媚，是很可愛的，而空氣又是極純淨的；在這樣雰圍氣中，他消度了幾個月。這幾個月可算是他的兒童時代之最幸福的時光。他受了這種的

優雅的環境的薰化，在這裏，他表現着對於繪畫藝術之至爲心醉的興趣，養成了藝術的感情，實爲至深且鉅。

他小學畢業時，因家庭的經濟困苦，生活貧窮；又因了他性素不喜到學校上課，所以他十四歲畢業了小學，就不再升學受正式的學校教育了。

十五
歲就
商

年十五時，他的叔父，替他在一個著名的杜伯林地產公司，找得一個職業：地位是極低級的，最初每月只領十八「先令」的薪金。他在該公司裏頭，很忠勤地服務了五年，發揮他的事務的才能，受着主人的信用頗深，所以不久便也升做司賬員。在這期間中，他的薪金由一年五十四金元的微少的收入，增加至一年四百二十金元的豐富的數目。

他在這數年中間，學習了商業慣例的智識，對於商業性質之中，包含着對於法定的契約之熟悉；這使他得了一種把握，能夠於日後和他的著作的出版者，和經理者，訂立最麻煩的契約，以取樂收利；並且每日繁忙的事務，也給他養成了勤苦工作的習慣。

初次文
字的發
表

當蕭到土地公司服務的翌年——他十六歲時，有美國教士莫地 Moody 和散基 Sunkley 兩人，到他的生地「杜伯林」來傳教。他聽了後，大大的動了他的反抗心，使他說了：「倘若那是基督教，那麼，我就是無神論者」的大話。他遂在當地的報紙上「Public Opinion」

（公開的意見），發表了一封反對宗教的公開信；這是蕭把他的文字刊布出來的第一次。這封公信發表了後，引起了守舊者的奇駭與攻擊；春雷初試，已足驚人！在那時候，他的腦裏深處，已經有了革命的反抗的萌芽。

離開愛
爾蘭到
英倫

到了二十歲的時候，那時正是一八七六年之三月，出乎對他十分的滿意，盡力招呼的僱主唐山德 Townshend 的意外，蕭忽然辭了他的職務——這種管理地產的職業，於他是極討厭——離開了親愛的故鄉愛爾蘭，而跑到煤烟瀰漫的倫敦他的母親那裏去——他的母親因為了家庭經濟的困苦，和其他別種的關係，早他就攜他的姐姐等到了倫敦，教授音樂以度生——這樣，他不顧一切，不管自己的前途如何，決意放

棄了安定的職業，而來冒險地走出這條路的，實在可稱是出於他的「勇敢」，但是「無謀的勇敢」；因為當時的蕭，除了深知在「杜伯林」這個地方，文學是沒有出路的這事而外，他來倫敦，完全是無所謂有計劃的。關於這一層，後來他自己也曾說過：

「倫敦是英吉利語言的中心地，並且也是英吉利語言之王畿（在裏面我有意爲王）所能提供的那種藝術的教養之中心，他曾留意到去解釋着他是「以純然的引力而興起的」，初無所謂決心，壯志，或者任何種類的建設計劃。」

他到倫敦後，就和他的母親和他的姐姐同住一處。總是，那時候他的智識的能力，是有限的，既無專門的學術，更少親族戚友。只把他自己，隨同他的母親，埋沒在渺茫的繁鬧的倫敦城裏，以解決生活問題；這於他自然是極困苦的一件事。他不得已即暫時投身於非他本意的職業——愛迪生電話公司，執役以度生。

青年時代的蕭，雖然是一個「無計劃的人」，總是，他本着他的信條：「